



## 赤壁赋

○ 梁峰

青铜剑在博物馆怀孕时  
长江正用浪花拆解自己的肋骨  
那些被礁石风化的名字  
正在导航的瞳孔里结晶成发烫的星群

诸葛亮借走的东风  
仍在信用卡账单里循环计息  
火烧三国的残温已孵化出整座城市的霓虹灯  
战船龙骨沉入三十丈江底已化作光纤电缆的神经  
打捞公司用声呐扫描  
探测到曹操的头痛症正在5G基站下周期性复发  
周瑜的羽扇被制成标本  
展览在证券交易所的玻璃馆中  
每当K线图掀起赤潮  
焦黑的船便从江滩剥开期货合约的羊水  
断戟在防洪堤上怀孕  
生出防洪灯的脐带

三国故垒的砖缝间  
游客用自拍杆打捞月色  
闪光灯亮起的刹那  
十万箭矢在云端重新上弦  
东坡的墨迹在防洪墙上洇开  
电子屏正分娩新的浪涛  
游轮切开水面时  
我看见区块链的纹路正在篆刻当年的火痕  
那些被涛声腌制的名字  
在抖音滤镜里褪去血色

黄盖的伤疤成为网红打卡点  
苦肉计在直播间被重新定价  
老戏骨正拍卖最后一滴虚拟血  
江鸥衔着二维码掠过水面  
无人机在拍摄空城计的续集  
司马懿的疑心病已演化成防火墙的蠕虫程序  
在云服务器里反复自我复制  
真正的火焰藏在礁石齿缝  
每当货轮拉响汽笛就有烧焦的旌旗从浪沫中  
直立成跨江大桥的斜拉索  
把古今勒进同一道血痕

我在江滩拾起半枚箭镞  
它正在氧化成共享单车的密码锁  
扫码的瞬间  
十八路诸侯的马蹄声正通过蓝牙耳机植入我的颞骨  
夜色降临时整条长江开始倒流  
草船借箭的箭矢回到将士弦上  
借东风的契约自动焚毁  
所有尸体逆流游回娘胎  
唯有那轮江上皓月拒绝轮回  
它把自己折叠成充电宝  
在江边露营的帐篷里  
为三国手游玩家持续输送冷兵器时代的光源

赤壁是一枚永不愈合的创口  
江涛每夜用盐水擦拭消毒  
我们终究是岸边的芦苇  
在涨落中练习直立的哲学  
当汽笛声再次切开晨雾  
所有倒影都将在泡沫里  
签署新的协议

## 雨夜玉兰花 (外一首)

○ 周航

河水静静地流淌  
那个人在河边徜徉  
心里的河正流向远方  
可是,那雨  
从上到下,指指点点  
哦,扯不断的忧伤

还好,有玉兰花  
理解一切,粉妆,或素颜  
在黑夜里,悄然绽放  
再也无需保护的伞  
欢歌,笑语,已缠绕枝头  
相顾,却无需言语

羡慕玉兰花,想开就开  
零落也不悲伤  
短短的行程,如风掠过  
说离开,就离开  
没有千言万语的道别  
终究,枝头不是归宿

## 你是蝴蝶还是花

蝴蝶静立,开放的花  
花在风中摇曳,飞起来的蝴蝶  
我看你时,你是花  
你看我时,我是蝶  
你看我时,我是花  
我看你时,你是蝶  
我和你,谁是谁的谁  
春天,满树都是议论的小嘴

## 那些不能遗忘的童趣

○ 游强进

打开周作人作诗、丰子恺插图的《儿童杂诗笺释》,在冬日暖阳下吟读起来。看到小区里一些中小学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频刷手机,而偌大的活动空间里却鲜见运动嬉闹的孩子们,不由得慨叹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联想到新学年里,中小学每节课的课外活动时间由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更是觉得自己孩提时代的快乐是多么难得。

从充满童趣的游戏中获得的快乐既难忘又怀念。虽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但今天的孩子大抵是难以体会到的。那时男孩有喜欢玩的游戏,女孩有中意的活动。细捋起来,像斗鸡、跳马、放风筝、荡秋千、跳房子、踢毽子、跳皮筋、滚铁环、滑滑梯、捡石子、打“撇撇”、丢沙包、踢毽子、打陀螺、捉蛐蛐、抓知了、剪刀石头布等,恐怕有二三十种之多。

先说“斗鸡”。同学们分成两边,各自单脚站立,另一条腿盘起,用双手抓住脚踝,蹦跳着用前突的膝盖撞击对方。

操场上,我们就像一群好斗的小公鸡,嗷嗷叫着向对方冲将过去,即便由于重心不稳、失去平衡或遭对方撞击而摔倒,但立刻会爬起来继续斗下去。一个学期下来,膝盖上的淤青便成为勇气的印记、成长的标志。此外,抓石子和打“撇撇”也是男孩子乐此不疲的游戏。把大小适中的小石子放到地上,先向上抛出手中的一粒石子,在这粒石子还没触地的时候,同样只能用这只手迅速抓起地上的石子,抓得越多越好。抓石子看似简单,但也要从最开始的“抓一”开始练习,逐渐进步到“抓二”“抓三”直至能抓到一把。当手指变得灵活、动作变得快捷、眼力变得能迅速判断出上抛出石子的落点和地上石子的位置时,你就可能收获“战利品”了。而打“撇撇”是看似简单却也不易的游戏。那时的我们到处找吸烟的大人要,满世界到处捡五颜六色、品牌各异的烟盒,最多的就是“大公鸡”“黄金叶”“大前门”“圆球”“飞马”等,最好的也就

是“中华”“永光”了。把这些烟盒叠成三角形,就是一个“撇撇”。叠好的“撇撇”平放到地上,用力将另一个“撇撇”猛掷到它旁边,借助掀起的风力将平放在地的“撇撇”掀翻,便告胜利,翻起的那个“撇撇”便被收归囊中。

在我喜欢的游戏中,还有滚铁环。铁环是用粗铁丝拧成的,家境好一些或有些门路的,会用废旧自行车的钢圈代替。滚铁环就是用另外一根前端带弯勾的直铁丝推送着铁环向前滚动。我刚开始滚铁环时,铁环总是不听使唤,东倒西歪,快慢不均,向前滚几下就会“咣当”倒下。但兴趣总会让困难让路,我会一次次扶起铁环,一次次摸索平衡的技巧。渐渐地,便能稳稳推着铁环滚动,还可以转弯、绕障碍。铁环滚动的轨迹,就像我成长的足迹,从歪歪扭扭到笔直直,一路向前。

童年的游戏虽然简单简朴简陋,但在游戏中,我们学会了观察、思考、判断、分

析,而这些远比书本上的知识更让人受益终身。打“撇撇”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才能达到目的;滚铁环让我们懂得,只有学会平衡与坚持,才能实现愿望;抓石子锻炼了我的手眼协调能力,更培养了专注与耐心;有的会有输赢,它同样教会我,虽然生活中有时候需要点运气,更重要的是坦然接受和承认输赢的结果。面对输赢、公平竞争、团结协作,正是伴随人生最需要的态度和行为。

童年的游戏带给我们最纯真的快乐、最真挚的友谊和最难忘的记忆。当AI改变了生活方式,当DeepSeek替代了脑力算力,今天的孩子仍然需要充满童趣的游戏。我最想看到的,是孩子们下课以后,如同一群群兴奋的小鸟,扑楞着一双双欢快的翅膀,飞向操场、奔向空地,嬉闹玩耍,游戏娱乐,真正像古人说的那样,“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 人在桂花香影里

○ 陈晓云

咸宁的夜,总是带着一股子温润。尤其秋天有月的夜晚,我喜欢和同事坐在桂花树下享受这座城市芳香弥漫、树影参差摇荡的感觉。夜深时分,窗外的灯火透过薄薄的窗纱,映在书桌上,像是撒了一层淡淡的金粉。那光不是从别人家来的,而是从窗外的桂花树上洒下来的。桂花开得正盛,香气顺着夜风飘进来,沁人心脾。这香气,让我想起了这些年在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

当初从阳新来咸宁,初来乍到,心里还有些忐忑,毕竟离家了,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总有些不自如。可咸宁的山水、咸宁的人情,很快让我安下心来。

校园里,水泥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路两旁种满了桂花树。每到秋天,桂花路上便是一片金黄,香气扑鼻。樱花路上,春天时樱花盛开,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像是下了一场花雨。金玉山、玉屏山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成了师生们课余散步的好去处。

咸宁,不仅是桂花之乡,还是温泉之乡。这里的温泉,水质清澈,温度适宜,泡一泡,浑身的疲惫便一扫而空。每到周末,我常常和同事们一起去泡温泉,聊天,放松放松。咸宁的温泉,也很有意思。那独特的语调,带着一股子亲切感,听久了,竟觉得比普通话还要顺耳。

咸宁的文化,更是丰富多彩。这里的民间艺术、传统习俗,都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每到节日,街上总是热闹非凡,舞龙舞狮,唱戏打鼓,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作为一名教师,我不仅要在课堂上教书育人,还要在课外引导学生们了解、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年,我在咸宁扎根,不仅是因为这里的环境优美,更是因为这里的人情温暖。咸宁的同事们,像家人一样关心我、帮助我;咸宁的学生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让我牵挂、让我骄傲。每当夜深人静,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的桂花树,心里便充满了感激。感激这片土地,给了我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感激这份职业,让我有机会为咸宁的教育事业、为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更灯火透窗纱,不是人家是桂花。”诗人的吟唱还在桂花之乡回响,咸宁秋夜桂花如灯的奇幻景象也古今未变。这桂花,不仅是咸宁的象征,更是我心中的一份寄托。它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感,也让我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吾心安处是咸宁,这里,便是我的家。



## 春来芥美忽忘归

○ 金克巴

在冬日生机寂寥的田野上,与紫云英一起守得春暖花开的还有芥菜。芥菜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令我不敢等闲视之。毫无疑问,芥菜是一种为人津津乐道的野菜。野菜的功用,除了它们是大自然慷慨馈赠的天珍,可以撩拨人类的味蕾,大抵还兼具理疗功效。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做过一桩功德无量的事——编纂《救荒本草》,在我看来,一本小书可以盖过他作为藩王的其他功业。

前人很早就对芥菜情有独钟。《诗经·谷风》间接肯定它,“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我们楚地的先贤屈原是比物此志方面的方家,他说,“故荼苦不同亩兮,兰茝香而独芳。”俨然把芥菜比作君子。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如是写道:“冬,水气也,芥,甘味也,乘于水气而美者,甘胜寒也。”其后,众多文人墨客纷纷加入到夸赞芥菜的行列。苏东坡不愧是美食家。他在徐州任上,领导百姓赢得了抗洪救灾的胜利,百姓专程到他府上表达谢意,顺便

送他一些猪肉。鱼水情深,推是推不掉的,看着眼前的猪肉,苏东坡抚须一想,那就回赠吧!于是在他指点之下,一道香而不腻的“东坡肉”出炉了。苏东坡是独具慧眼的美食家,自然也不会放过乡野的芥菜。他在黄州时,给卧病在床的朋友徐十二写信,极力向他推介芥菜羹,理由是“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后来被人美其名曰“东坡羹”。在久旱未雨的日子,蔬菜一时接不上茬,苏东坡时常围着麦田寻觅芥菜。

较之苏学士爱吃芥菜,陆放翁可谓不遑多让。芥菜轻易就抓住他的胃,冲淡了他对钓游之地的眷念。故乡的野蔬让他牵肠惹肚,然而一俟芥菜逞味之时,他就乐不思蜀,正如他诗中所道,“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芥美忽忘归”。他对芥菜一直情有独钟,在他看来,“惟芥子所赐,青青披陵冈。”为了寻觅芥菜,苏东坡曾经绕着麦田兜圈子,陆放翁则在房前屋后巡逻。芥菜,实乃上天对人的眷顾,有了它即使

居陋巷,箪食瓢饮,亦不足为虑。于是,陆放翁吟出了“今朝盐酪尽,芥糁更宜人”的诗句,区区野芥,可破愁城。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他还不改对芥菜一往情深。当春姑娘袅袅娜娜地走过,只留下影影绰绰的背影,芥菜终于经不住时光催促,开出一片雪白的小花。须发如雪的陆放翁谛视之间,有些怅然若失,但他随口吟哦:“食案何萧然,春花生茗雪,从今日老硬,何以供采撷?”——情系田间的野芥,难道这就是那个“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陆放翁?

在冬与春拉扯的夹缝里芥菜长得正好。当许多草木知命不忧,拧紧生机的阀门不与严寒作正面交锋,芥菜对寒冷却保持足够的耐力,它的基生叶像莲座一样贴地伸展,为了跟寒峭的季节多一些对话的筹码,它也会牺牲一部分叶绿素,因此到了隆冬,野地上的芥菜叶片看上去是赭黄色的,似是一种微醺的颜色。诗人艾青曾经这样跟我们讲述生命:有时,我伸出一只赤裸的臂/平放在壁上/让一片

白垩的颜色/衬出那赭黄的健康/青色的河流鼓动在土地里/蓝色的静脉鼓动在我的臂膀里。我想把这几句诗献给冬日的芥菜。

辛弃疾诗云:“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诗人的吟唱还在桂花之乡回响,咸宁秋夜桂花如灯的奇幻景象也古今未变。这桂花,不仅是咸宁的象征,更是我心中的一份寄托。它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感,也让我坚定了继续前行的决心。吾心安处是咸宁,这里,便是我的家。

入春,芥菜生机勃发,到了二三月便会抽薹,开出一片素雅的小花。此时芥菜已经与人的味蕾分道扬镳,但是它依然让人为之着迷,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记载,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芥菜花。